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8月14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:边强

8

从康巴人
生存心境
进入
从康巴人
生存智慧
进入
从康巴人
生存哲学
进入



讲座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孩子们发现生活中的诗意,打破“诗歌高深难懂”的固有印象。他从孩童稚嫩的手笔中发掘天赋,在刊物开设“雏凤清声”等校园专栏,专门刊发少儿作品;继而牵头成立诸城市儿童文学研究会,联合“五老”群体打造儿童文学工作室,整合多方资源开展经典诵读、写作辅导、红色宣讲等公益活动,将文学启蒙与品德教育融为一体。在他的引领下,诸城儿童文学蓬勃发展,多篇童诗、习作登上《儿童文学》等国家级刊物,多名少年作者在全国赛事中斩获佳绩,乡土诗意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。从白发长者到懵懂孩童,从诗词歌赋到书画艺术,柳笛用心呵护每一束文艺火种,构建起老中青幼梯次发展的文艺队伍。

从写作特点来看,全书叙事结构清晰,依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,从柳笛幼年被乡土童谣启蒙,到青年艰难投稿、拜师求学,再到中年创办文学社、诗刊,直至晚年深耕儿童文学、坚持文化公益,完整勾勒出主人公一生与文学相伴的人生轨迹。同时,作品依托目录结构,划分独立篇章,将人物生平、社团创建、刊物运营、文坛交往、文化活动等内容分门别类,各板块既独立成章,又前后勾连、层层递进。作品不只记录个人创作与办刊经历,更着力书写文学传承,尤其聚焦儿童文学培育、“五老”文化公益等内容,将个人爱好升华为守护文脉、培育新人的文化使命。行文由一人延伸至一群人,叙事视野也逐步拓宽,从诸城本土文坛延伸至全国乃至港澳台、海外华语文坛,小城故事跳出地域局限,展现出华语文学薪火相传的整体风貌。叙事逻辑严谨,阅读层次分明。

本书最大的特色是纪实性与故事性完美交融,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可读性。作者秉持客观写实的创作态度,书中涉及大量真实人物,引用信件、原创诗作、名家题词、活动记录等一手资料,细致还原创办社团、筹措办刊、四处奔走交流等真实经历,大到社团注册、赛事筹办,小到攒鸡蛋凑邮费、奔波借场地、寄送刊物的日常琐事,诸多生活化细节悉数收录,如实记录基层文学发展的坎坷与不易,也让这部作品成为研究诸城近现代民间文学的珍贵文本。而在严谨纪实之外,作品并未陷入枯燥的史料堆砌,而是将漫长的追梦历程转化为一个个温情动人的故事。母亲鼎力支持其投稿、前辈千里相会指点、文友携手共渡难关、各界人士助力文化事业等情节鲜活生动,画面感十足。作品直面资金匮乏、场地难觅、刊物停刊等现实困境,也记录收获认可、广受关注的喜悦,不溢美、不避讳,塑造出一位纯粹执着、甘于奉献的民间文学守望者形象,人物立体饱满,故事直抵人心。

在立意与内涵上,全书构建起个人追梦与地域文脉并行的双线格局,主题深刻,格局开阔。表层是人物线,讲述柳笛坚守文学初心,从普通乡镇职工成长为诗人、文学社团组织者的人生故事,展现其淡泊名利、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乡土的赤诚与担当;深层则是文脉线,以人物经历为纽带,溯源诸城从上古先贤到苏轼,再到近现代王统照、臧克家等历代文人传承,梳理当地从古至今文学社团、文艺流派的演变,将个人理想与一方水土的文化命运紧密相连。情感表达含蓄内敛,以细节传情,全书流淌着温暖的人文情怀。作者极少直抒胸臆,而是依托生活细节传递亲情、师恩、文友情与乡土情。字里行间满是柳笛对家人、前辈、同仁的感恩,以及对乡土、文学深沉的热爱,基调温暖正向,具有极强的感染力。除此之外,作品语言风格贴合作品主题与人物身份,质朴通俗,乡土气息浓郁。全书没有华丽辞藻,亦不事雕琢,行文如闲话往事,平和温婉、自然亲切,这与柳笛扎根乡土的诗人身份、作品“乡韵”的核心主题高度契合。值得一提的是,文中自然穿插童谣、民歌、原创诗歌、往来书信、名家评语、对联、悼词等多种文体,丰富了文本形态,也营造出浓厚的文学氛围。同时,书中大量融入诸城地域风物、民俗乡音、乡村生活场景,浸润着泥土芬芳,让地域特色落地生根,也让书名“乡韵”二字有了真切文字依托。

作为一部自述式作品,稍不注意就容易让人感觉是在自我炒作或拔高自己。但《柳笛声声奏乡韵》成功规避了这一点。全书结构清晰、史料扎实、语言质朴、故事动人,以柳笛这位平凡文学追光者为缩影,生动记录了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坚守与情怀。读来,乡土诗意久久回响,千年文脉仿佛在当代有了延续。可以说,这既是一部真挚的个人奋斗史,也是一部鲜活的地方民间文学史。

《柳笛声声奏乡韵》是诗人柳笛(本名李延友)的一部纪实文集。书中完整记录了作者从乡间童谣中萌发文学初心,数十载笔耕不辍,牵头创办文艺社团、编印刊物,深耕校园诗教、广结天下文友的点点滴滴。整部作品,既是个人的追梦回忆录,更是一位基层文艺从业者躬身守护乡土文脉、默默耕耘奉献的真实写照。

◎马忠

读《柳笛声声奏乡韵》有感

于乡土笔墨中守望文脉

书评

一方水土养一方文脉。诸城自古文风昌盛,舜帝遗韵、公冶长儒学传扬,苏轼知密州留下《超然台记》等千古名篇,丁耀亢、刘塘等文人各领风骚,近现代王统照、臧克家更是在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。千年文脉在此积淀传承,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片文化沃土却缺少民间文艺交流的载体,散落城乡的文学爱好者各自摸索,难有切磋学习、展示作品的平台。柳笛的出现,打破了这份沉寂。

他出身农家,童年伴着乡野童谣长大,泥土气息的歌谣在他心底种下文学的种子。年少时家境贫寒,为了寄出一篇习作,只能卖掉家中鸡蛋换取邮票和信封;一次次投稿大多石沉大海,一封来自电台编辑的鼓励信,让他重拾信心。这份不慕名利、纯粹炽热的热爱,是所有基层文艺人共有的特质。基层文艺工作没有耀眼的光环,没有优厚的物质回报,更多的是清贫与坚守。从早年创办春花文学社、编印《春花文学》《无名星诗刊》,到2003年牵头成立诸城市新时期首个民间文学社团——超然台诗社,又陆续创办《超然诗刊》《超然诗书画》《春芽诗报》等一系列刊物,数十载光阴里,柳笛屡屡遭遇资金短缺、办公场地匮乏、人手不足等现实难题。刊物几度停摆,办公场所几经辗转,可他始终没有轻言放弃。靠着对文学的执着,以及家人、乡邻、本土企业家和各级文化工作者的鼎力支持,他硬是在艰难境遇中,为诸城文艺人撑起了一方精神天地。

孤立的文艺创作难成气候,凝聚力量方能行稳致远。柳笛深谙此道,他以社团和刊物为纽带,将分散在各行各业的文学、书画爱好者汇聚起来,让独行的追光者并肩前行。依托超然台诗社,他策划举办“东坡杯”诗联大赛,深挖苏轼在诸城的文化底蕴,以经典文化为抓手,调动全民创作热情,吸引机关干部、学校师生、普通群众踊跃参与,让诗词楹联艺术走进大众生活。他精心设计刊物栏目,兼顾名家新作、本土原创、域外佳作与校园创作,邀请全国文坛名家赐稿点评,拓宽本地创作者的视野;倾力扶持本土新人,为普通文艺爱好者提供作品发表、交流研讨的阵地。在他的努力下,诸城文艺生态日渐繁荣,一批本土作者崭露头角,不少人的作品走出县域、登上省级乃至国家级刊物。与此同时,《超然诗刊》等刊物也化作一张张文化名片,随着一封封信函走向大江南北,甚至联结起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坛。

柳笛明白,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代代接续,守护文脉不能只守着老一辈的圈子,必须深耕校园、培育新生力量。为此,他将目光投向青少年群体,主动走进中小学开展诗歌公益

愿望:“吃肥肉,骑肥马。”冠军的善饮、飘逸与洒脱;老赵的讲究与洋气;真理的稳重与大气;文滨的聪明与邈远;泉的精明与果敢;以及我的活跃与浮躁,寥寥数语,人物的言语样貌,如在目前,让人难忘。而《流年印记》《闻海口》《时代芳华》《住在田园都市的陕北人》《淄博记忆》这些对都市生活的日常书写,更是充满时代的印记和人间的烟火气,其间个人的奋斗、拼搏,以及被时代大潮裹挟着的那种彷徨、艰难、挣扎和无奈,也让人共情。作者的笔端是沉静的,有被岁月淘洗过的一种从容和诗性。

行文坦诚、本色是《声音散记》的又一个特点。读这本散文集,我时常被作者的真诚打动,被文字间流淌的真情打动。余光中先生在《散文的六种写法》一文中,曾有过这样的论述,“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:譬如选美,散文所穿的是泳装。散文家无所凭依,只有凭自己的本色。”又言,“读者面对散文家也最感亲切、踏实。因为散文家是为自己发言,而所说的也是‘亮话’,少用烘托、象征、反讽之类的技巧。”余光中的意思,在读者面前,散文家必须把自己全部打开,把自己的心袒露给读者。也就是说书写要坦诚,不能矫饰,不能虚假,要少技巧。而《声音散记》这本书中的文字,也恰好佐证了这一点。

在《争吵》一文中,作者写父母亲婚姻的不般配,婚后因为生活的艰难、贫穷,不断地争吵,以致争吵成为一种习惯,几乎伴随两人的大半生。作者的笔触是沉重的,也是沉痛的。在文中他这样写:“诉苦,就成了她和父亲吵架的另一个根源”;“在我的记忆里,家里的氛围经常是在泪水中度过的”;进城后,“母亲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,吵架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。而我们放学后也多了一项任务:常常要四处寻找赌气出走的母亲”;甚至在生病期间,他们在重症监护室,都要争吵,“只要脱下呼吸机,他俩就开始吵架,护士也无可奈何”。吵架成了父母的日常,无论城乡,无论逢年过节,随时随地都可以争吵。这种生活的苦痛,曾让作者难过、不适,但作者最终还是理解了父母,选择了包容、和解。再如,童年时代,因为母亲农活繁重,常常无暇照看孩子,为了安全,为了不误农活,三四岁的作者,被母亲用一根绳子拴在田间地头的箱子上;还有作者闻海口时,食物断绝,为了果腹,冒充同路食客,打包他人剩食的举动,这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,至今回想起来,还觉得心酸,但作者皆能坦然写出,足见作者的真诚。

《声音散记》的第三个特点是有历史的纵深感,有时代气息。读这本散文集,常常能触摸到时代的进程和呼吸,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间的人世沧桑,都能感受到,都能寻见到。这里面有自然地理的变化,有城乡的变化,还有人情、人性的变化,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数十年间的一幅变迁图。我们读《闻海口》《去时银川路,归来宁夏川》《时代芳华》,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,感受到时代的印痕和脉动。而这些都是通过一些饱满的细节来完成的。如在《那年我考上了一所三本》一文中,作者写自己从家乡靖边县出发,前往延安市上大学,由于路况不好,长途客车密封不好,到达目的地下车时,是一身一面的黄尘,这个细节就很真实。1988年我从府谷去神木县采访,就曾有与作者类似的经历。而现在从靖边县城到延安市区,则全是高速公路,且沿途绿化很好,已无黄尘满面之虞。时代的进步,历史的纵深,由此也可见出一斑。一言以蔽之,《声音散记》因回望故乡、回望往昔而厚重,因书写当下、书写日常而深刻,历史与现实交织,深度与温度并存,是一本不错的散文集,值得一读。

◎高亚平

《声音散记》读札

日常里的诗意书写

书评

对日常生活的诗意书写,是《声音散记》的一个特点。读此书,我们会时刻感到被人间的烟火气笼罩着,被日子的琐碎包围着,被作者炽热、坦荡的情感感染着。我们既可以感觉到日子的平凡,又可以感受到生活的诗意。读《靖边河》《毛团村散记》《沙漠的生命》《前注后注》《中山洞的水》《五哥》,能感受到作者对家乡、对土地的一片深情,一腔热爱。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,自然山水也是恶劣的,诚如清代官员王沛莱在《七笔勾》中所言,是“山秃穷而陡,水恶虎狼吼。四月柳絮稠,山花无锦绣,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”。但它依然能养育一方人,能让一方人民的心灵得到慰藉。这里的人民像沙蓬一样坚韧,他们吃苦耐劳,他们勤勤恳恳,他们治理沙漠,在土地上耕耘,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这片土地,和这片土地建立起最亲近、最亲密的关系,以至于人怎样做,土地都会配合。“人想在土地上建房,房子就出现了;人想在地上放牧,羊群就出现了;人想在地上种粮食,庄稼就出现了;人想要粮食产量高,地也极力满足。”一幅人和自然、人和土地和谐相处的图画,让人动容。而《上街溜达的一群人》《那年我考上一所三本》《五〇三宿舍一起剃光头的兄弟》《见字如面》这一组文章,则是对青春的记忆和致敬,中学、大学生活虽然清苦、迷茫,但更多的是欢乐,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当作者经历了人世的风雨,多年后再次回眸这段青葱岁月,会倍觉这段时光珍贵和甜蜜,有一种诗意的东西充盈其间。在这些篇章中,我最喜欢的是《五〇三宿舍一起剃光头的兄弟》,这一篇散文有《世说新语》的风范,可当小说来读。文中七个人物皆写得性格鲜明,栩栩如生,情趣盎然。柱的敦厚与乐观,包括他的美好

白居易诗云:“何以消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。”小暑刚至,就收到了陈国华先生的散文集《声音散记》,心中顿生喜悦,便想,不唯清风可以消暑,家居无事,每日翻读此书数篇,亦可消夏矣。读完《声音散记》,我的印象是,这是一部关于成长和生活的书,是一部关于自身心灵历程的书,书中写到了童年,写到了家乡,写到了陕北,写到了自己的工作、事业、亲朋、爱情,以及在生活里的奋斗、挣扎、苦痛和思考。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,笔触是坦荡的,不唯记录了自己的日常,客观上也记录了社会,记录了我们这个风起云涌、日新月异的年代,有志书意味。